

明晚期日常生活中的好酒风俗

——基于同期小说《金瓶梅词话》的考察

黄一斓

内容提要 在明晚期,随着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普遍喜好饮酒,且饮酒成风。明晚期小说《金瓶梅词话》对此类好酒的风俗多有描写。对这些内容进行梳理我们发现,明晚期好酒之风反映出当时日常饮食生活已由明初的节俭朴素转向丰盛奢侈。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于日益铺张奢侈的饮食风尚甚为忧虑,虽极力倡导节约,但收效甚微。

关键词 《金瓶梅词话》 明晚期 好酒风俗

黄一斓,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210023

中国人素有饮酒的习惯。至明晚期,饮酒这一习惯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越发成为民间日常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酒品种类繁多

由于农业经济的发达和酿造水平的提高,明晚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酒类。当时的仕宦之家因嫌市肆所酿之酒不佳,故往往有家酿。顾起元记载:

庆、历间,士大夫家间有开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虚窗之真一,徐启东之凤泉,乌龙潭朱氏之荷花,王藩幕澄宇之露华清,施太学凤鸣之靠壁清,皆名佳醪。近日益多造者,且善自标置,如齐伯修王孙之芙蓉露,吴远庵太学之玉膏,赵鹿岩县尉之浸米,白心麓之石乳,马兰屿之瑶酥,武上舍之仙杏,潘钟阳之上尊,胡养初之仓泉,周似之玉液,张云冶之玉华,黄瞻仰云之松醪,蒋我涵之琼珠,朱葵赤之兰英,陈拔柴之银光,陈印麓之金英,班嘉祐之蒲桃,仲仰泉之伯梁露,张一鶚之珍珠露,孟毓醇之郁金香,何丕显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涛,内府之八功泉,香铺营之玄璧。又有号菊英者、兰花者、仙掌露者、蔷薇露者、荷盘露者、金茎露者、竹叶清者,大概以色味香名之,多为冠绝。于是市买所酤,仅以供闾阎轰饮之用,而学士大夫,无复

有索而酤之者矣。^[1]

其实,当时的情况也不尽如顾氏所载。由于时人皆好酒尚饮,所以在民间市肆中可以买到各地所产的酒,普通人家日常也可饮用到市酤名酒,范濂就记载:

华亭熟酒,甲于他郡,间用煮酒、金华酒。隆庆时,有苏人胡沙汀者,携三白酒客于松,颇为缙绅所尚,故苏酒始得名。年来小民之家,皆尚三白,而三白又尚梅花者、兰花者。^[2]

顾起元曾记载:

余性不善饮,每举不能尽三小瓯,乃见酒辄喜,闻佳酒辄大喜。计生平所尝,若大内之满殿香,大官之内法酒,京师之黄米酒,蓟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易州之易酒,沧州之沧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济南之秋露白酒,泰和之泰酒,麻姑之神功泉酒,兰溪之金盘露酒,绍兴之苧酒,粤西之桑寄生酒,粤东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苧酒、苦蒿酒,高邮之五加皮酒,扬州之雪酒、稀荳酒,无锡之华氏荡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绝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苏州之坛酒、三白酒,扬州之蜜淋酒,江阴之细酒,徽州之白酒,句曲之双投酒,皆品在下中,内苏之三白,徽之白酒,间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关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枣酒,博罗之桂酒,余皆未见。^[3]

上述这些能在市肆中买到的各种酒,就其酿造工艺和原料加以区分,包括了白酒、黄酒、米酒、果酒和药酒等各类品种。

明晚期小说《金瓶梅词话》对民间日常饮用的各类品种的酒均有描写。比如“黄米酒”,一般是以粟梁为原料所酿制的酒。“凡粟与梁,统名黄米,黏粟可为酒。”^[4]《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三回,任道士房内便储有几缸黄米酒^[5]。金华酒也是以粮食为原料酿造的一种偏甜的黄米酒,性温,多饮无害,而且味道香醇,颇受时人欢迎。《金瓶梅词话》中提到最多的酒即金华酒,如第二十二回,“西门庆陪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6]第三十四回,李瓶儿让春梅,“好甜金华酒,你吃钟儿。”^[7]第三十五回,“众人围绕吃螃蟹。……金莲快嘴,说道:‘吃螃蟹,得些金华酒吃才好。’”^[8]

再如苧酒,是用绿豆为原料所酿的酒,主要产于南方。据载:“近代燕京则以薏苡仁为君,入曲造薏酒。浙中宁、绍则以绿豆为君,入曲造豆酒。二酒颇擅天下佳雄。”^[9]《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五回,“荆都监老爹差了家人送了一口鲜猪,一坛豆酒……西门庆道:‘……有刚才荆都监送来的那豆酒取来,打开我尝尝看好不好吃。’……打破泥头,倾在钟内,递与西门庆呷了一呷,碧甃般清,其味深长。”^[10]第七十九回写到西门庆“铺内有南边带来豆酒,打开一坛……请吴二舅与贲四轮番吃酒。”^[11]

又比如葡萄酒,《金瓶梅词话》第十九回,西门庆吩咐春梅,“把别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几碟细果子儿,筛一壶葡萄酒来我吃。”^[12]可见在明晚期,葡萄酒一般是作为餐后酒或平常闲时饮用,可能与

[1][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9,“酒”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4页,第304-305页。

[2]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纪风俗》,载《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二编第五册,台湾新兴书局1981年版,第2629页。

[4]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第一·黍稷·梁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5]《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三回,《王杏庵仗义赈贫,任道士因财惹祸》,〔香港〕梦梅馆1993年版,第1278页。下引《金瓶梅词话》均出自此书。

[6]《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二回,《西门庆私淫来旺妇,春梅正色骂李铭》,第259页。

[7]《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恨戳舌》,第410页。

[8]《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五回,《西门庆挟恨责平安,书童儿妆旦劝押客》,第423页。

[9]《天工开物》卷下,《曲蘖第十七·酒母》,第424页。

[10]《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五回,《春梅毁骂中二姐,玉箫想言潘金莲》,第1028页。

[11]《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得病,吴月娘墓生产子》,第1115页。

[12]《金瓶梅词话》第十九回,《草里蛇遯打蒋竹山,李瓶儿情感西门庆》,第212页。

该酒度数较低、品味可口有关。还有羊羔酒,其制作方法是“糯米一石,如常法浸浆。肥羊肉七斤,曲十四两,杏仁一斤。煮去苦水。又同羊肉多汤煮烂,留汁七斗,拌前米饭,加木香一两,同酝,不得犯水。十日可吃,味极甘滑”^[1]。《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中就写到了羊羔酒,并将冬日里“围炉添炭,酒泛羊羔”,轮番递酒的场景写得极为生动^[2]。

白酒,因其在酿造过程中通过蒸馏,使酒与酒糟分离,所以一般酒精含量较高,俗称烧酒。《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西门庆以白酒款待胡僧,胡僧亦让西门庆以烧酒服食春药^[3]。第四十六回,玉箫和书童,“两个因按在一处夺瓜子儿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锡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腾起来,溅了一地灰。”^[4]锡瓶中的酒泼到火中可以燃烧,表明了酒中所含酒精成分颇高,当为烧酒。

药酒,是以烧酒为酒底,加入中草药配制而成的酒。《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西门庆要吃药五香酒,又叫春梅取酒去。”^[5]这种药酒的制作方法是“每料糯米五斗,细曲十五斤,白烧酒三大坛,檀香、木香、乳香、川芎、没药一两五钱,丁香五钱,人参四两,各为末。白糖霜十五斤,胡桃肉二百个,红枣三升,去核。先将米蒸熟,晾冷,照常下酒法,则要落在瓮口缸内,好封口,待发,微热,入糖并烧酒、香料、桃枣等物在内,将缸口厚封,不令出气。每七日打开一次,仍封,至七七日,上榨如常,服一二杯,以腌物压之,有春风和煦之妙。”^[6]竹叶青酒,也是以多种药材配制的一种药酒,为当时御酒坊所造。《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八回,西门庆谓:“头里我使小厮送来的那酒,是个内臣送我的竹叶青酒哩,里头有许多药味,甚是峻利。”^[7]足见该酒度数也相当高。

露酒是用芳香原料配制的一种酒,明晚期通常以各类花草植物为芳香配料来酿酒,如茉莉花酒、荷花酒、木樨荷花酒都属此类。其制作方法是“十月采甘菊花,去蒂,只取花二斤,择净入醅内,搅匀。次早榨,则味香清冽。凡一切有香之花,如桂花、兰花、蔷薇,皆可仿此为之”^[8]。《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中就写到了菊花酒,“西门庆旋教开库房,拿出一坛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来。打开碧甃清,喷鼻香,未曾筛,先搀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后贮于布甃内筛出来,醇厚好吃”,众人“极口称羨不已”^[9]。

二、酒具多姿多彩

饮酒离不开各类酒具,从酒具的质料来看,明晚期小说《金瓶梅词话》中所写的酒具品质多样,贵重奢华,以金质,银质,玉质及瓷质等较为多见,反映出明代晚期城镇官宦绅商生活的奢侈豪华。比如第六十五回,西门庆与宋御史准备迎贺黄太尉。“宋御史老爹差人来送贺黄太尉一桌金银酒器:两把金壶,两副金台盏,十副小银钟,两副银折盂,四副银赏钟。”^[10]还有一些非金属的酒具,其质料也极为贵重。《金瓶梅词话》第十一回就写到“琉璃钟”^[11],即以玻璃制作的酒杯。第二十一回,西门庆赏酒与李铭,“教小玉拿团靶勾头鸡嗉壶,满斟窝儿酒,倾在银法郎桃儿钟内。”^[12]银法郎即银胎珐瑯器。珐瑯器

[1]高濂:《饮馔服食笺》(中),《酿造类》,“羊羔酒”条,〔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73-74页。

[2]《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花子虚因气丧身,李瓶儿送奸赴会》,第157页。

[3]《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永福寺饯行遇胡僧》,第605页。

[4]《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雪雨,妻妾笑卜龟儿卦》,第554页。

[5]《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第320页。

[6]《饮馔服食笺》(中),《酿造类》,“五香烧酒”条,第71-72页。

[7]《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八回,《西门庆夹打二捣鬼,潘金莲雪夜弄琵琶》,第457页。

[8]《饮馔服食笺》(中),《酿造类》,“菊花酒”条,第74页。

[9]《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韩道国筵请西门庆,李瓶儿苦痛宴重阳》,第787页。

[10]《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吴道官迎殡颁真容,宋御史结豪请六黄》,第853页。

[11]《金瓶梅词话》第十一回,《潘金莲激打孙雪娥,西门庆梳笼李桂姐》,第118页。

[12]《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应伯爵替花勾使》,第246页。

由西方传入,明代景泰年间颇为盛行,并创制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景泰蓝。这里的“银法郎桃儿钟”应当是指景泰蓝一类的酒具。第五十五回,西门庆在蔡太师亲信翟管家中聚饮,用通天犀杯饮酒^[1]。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在泰山碧霞宫,庙祝石道士招待吴月娘,用琉璃银镶盏斟酒^[2]。通天犀杯和琉璃银镶盏也都是非常高级的酒具。《金瓶梅词话》中对酒具的描写是对当时社会生活方式的透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间日常饮食生活习惯的演变。

从酒具的形状和纹饰来看,《金瓶梅词话》中的描写可以帮助我们窥见时人对酒具制作风格的喜好趋势。当时的酒杯以花果造型为形状和纹饰的较为多见。如《金瓶梅词话》第十三回,花子虚以银高脚葵花钟斟酒招待西门庆^[3],这种酒杯是杯口平面为葵花形或者杯体装饰葵花图案的银质高脚酒杯。第二十五回,西门庆为蔡太师祝寿而打制的两副玉桃杯^[4],是将美玉雕琢成桃子形状的酒杯。第二十七回,西门庆与潘金莲对饮,用“两个小金莲蓬钟儿”^[5],即形似莲蓬的金质小酒盅。第三十四回,“西门庆将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陪伯爵吃”^[6],金菊花杯是指形似菊花或杯身饰菊花纹的金质小酒杯。第九十七回,春梅“拿起大金荷花杯相劝”^[7],这是形似荷花或杯体饰荷花图纹的金质大酒杯。

当时的酒杯虽然斑斓多姿,但酒壶的形饰却显得大为逊色。《金瓶梅词话》中除了第二十五回西门庆送给蔡太师祝寿的金寿字壶是壶身镶刻寿字酒壶以外,其余所写的酒壶大多为素壶,即壶身不镌任何花纹的酒壶。如第二十七回就写到小银素壶儿^[8],第三十四回中提到银素筛酒壶^[9],这显然与当时酒杯制作的工艺风尚有较大的区别。由此,我们大体可以了解,明晚期人们饮酒时,喜欢以多姿多彩的酒杯配以形饰素洁的酒壶,从整体上给人一种美感与和谐感。

三、酒风盛行

明晚期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中皆盛行饮酒之风。在中上阶层的日常生活中,酒是必不可少的,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饮酒。《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二回,西门庆约应伯爵去尚推官家送殡,行前吃个早饭也要饮酒,“四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顿烂下饭: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甌瓯儿里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玫瑰白糖粥儿。西门庆陪着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10]第十八回,西门庆甚至在与潘金莲鬼混之时,也叫“春梅筛酒过来,在床前执壶而立”^[11]。

连妇人也时常以酒为伴。《金瓶梅词话》中常常写到西门庆家的女眷和婢女闲来无事,就在一起吃酒行乐,更不要说吃饭时也好饮酒了。第三十五回,月娘与家人吃螃蟹,月娘吩咐小玉:“屋里还有些葡萄酒,筛来与你娘每吃。金莲也快嘴说道:吃螃蟹得些金华酒吃才好。又道:只刚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只烧鸭儿撕了来下酒。”^[12]

[1]《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东京庆寿旦,苗员外扬州送歌童》,第691页。

[2]《金瓶梅词话》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大闹碧霞宫,家公明义释清风寨》,第1178页。

[3]《金瓶梅词话》第十三回,《李瓶儿隔墙密约,迎春女窥隙偷光》,第140页。

[4]《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五回,《雪娥透露蝶蜂情,来旺醉谤西门庆》,第294页。

[5][8]《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第320页,第320页。

[6][9]《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恨戳舌》,第403页,第406页。

[7]《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七回,《经济守御府用事,薛嫂卖花说姻亲》,第1331页。

[10]《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二回,《西门庆私淫来旺妇,春梅正色骂李铭》,第259页。

[11]《金瓶梅词话》第十八回,《来保上东京干事,陈经济花园管工》,第205页。

[12]《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五回,《西门庆挟恨责平安,书童儿妆旦劝狎客》,第423页。

至于文人雅集,更是无酒不成会。何良俊曾记载了他的一些善饮的友人:

余交知中称善饮者,则有宝应朱射陂子价、南都许石城仲贻、姑苏袁吴门鲁望、太仓王凤洲元美、上海朱醉石邦宪,每饮必竟日,恬愉畅适,所谓令人欲倾家酿者也。苏州黄质山淳夫,虽不甚大饮,然每至相知之家,即呼酒引满数杯。^[1]

何良俊自己酒量虽不大,却自号酒隐、酒民,称:“若任吾之适,持杯引满,细呷而徐,则自以为醍醐沆瀣不是过也。则是可饮三升而醉二参。”他还因徐阶的评价“元朗酒兴甚高,苦无量耳”而自我辩解道:

昔苏长公(苏轼)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则天下之好酒亦无在余上者。今余每日午间饮十杯,至夜复饮十杯,则是每日可得一升。然五日之中未尝有无燕席者,若席上对客听曲谈谐,尽余之量可饮六十杯,是一日可得三升矣。三升之后,则胸中之浩浩落落与酣适之味,乃在我而不在客矣,其胜苏长公不甚远耶。^[2]

何氏所言,颇能代表时人对于酒事的看法。明晚期士人们的酒量虽有差别,但是均在生活中喜好饮酒,他们无论是吟诗论文还是谈艺赏景,都会开怀畅饮,借助酒兴,并引为人生一大乐趣。

四、酒“用”日重

随着饮酒风气的盛行,酒在明晚期日常生活的各个层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酒不仅是生活之需,还成为社会交际的常备之物。根据《金瓶梅词话》所反映的情况,当时的营私贿赂活动,常常以酒礼为先。比如第十回,西门庆陷害武松,“一面差心腹家人来旺儿,馈送了知县一副金银酒器,五十两雪花;上下吏典也使了许多钱,只要休轻勘了武二。”^[3]第四十八回,西门庆被曾御史参劾,与夏提刑共同准备了五百两银子,两把银壶,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前往东京行贿,竟得免罪^[4]。

时人也常以酒为礼,作为交结权贵,跻身官场,平步青云的敲门砖。《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西门庆宴请黄太尉,“下边动鼓乐来与太尉簪金花、捧玉斝,彼此酬饮”,最后还送了“桌面器皿,答贺羊酒”到太尉船上^[5]。可见,酒在明晚期民间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为了财富的象征和金钱的化身。没有金钱作后盾,酒的社交功能会随之减弱或消失;没有酒作为媒介,金钱万能的作用又如何体现?

即便是在普通百姓日常的人情往来之中,酒也是必不可少之物。《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一回,西门庆家宴,“薛太监差了家人,送了一坛内酒,一牵羊,两匹金缎,一盘寿桃,一盘寿面,四样佳肴,一者祝寿,二者来贺。”^[6]第三十二回,李桂姐“见西门庆做了提刑官,与虔婆铺谋定计。次日,买了盒果馅饼儿、一副豚蹄、两只烧鸭、两瓶酒、一双女鞋,教保儿挑着盒担,绝早坐轿子先来,要拜月娘做乾娘,他做乾女儿”^[7]。第三十五回,韩道国拜谢西门庆,“一坛金华酒,一只水晶鹅,一副蹄子,四只烧鸭,四尾鲋鱼,帖子上写着‘晚生韩道国顿首拜’。”^[8]可见当时城镇市民阶层日常生活中,不管何事,也不管何礼,酒是一定不能少的。

[1][2]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3,《娯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9-300页,第299-300页。

[3]《金瓶梅词话》第十回,《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赏芙蓉亭》,第103页。

[4]《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参劾提刑官,蔡大师奏行七件事》,第585页。

[5]《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吴道官迎宾馆真容,宋御史结豪请六黄》,第855-856页。

[6]《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一回,《琴童藏壶觑玉萧,西门庆开宴吃喜酒》,第369页。

[7]《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二回,《李桂姐拜娘认女,应伯爵打诨趋时》,第376页。

[8]《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五回,《西门庆挟恨责平安,书童儿妆旦劝狎客》,第424页。

五、酒“乐”渐浓

为了适应城市新兴市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明晚期城镇中的酒楼大量增多。据记载,当时南京有来宾、重泽、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柳翠、南市和北市十六座酒楼^[1]。人们洽谈生意、评定商品以及往来应酬常常在酒楼中完成。在生产或者经营之余,也往往会邀约至酒楼饮酒作乐。明晚期小说中对酒楼也多有描写。《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三回,也写到号称“临清第一酒楼”的谢家酒楼,“里面有百十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杆。就紧靠着山岗,前临官河,极是人烟闹热去处,舟船往来之所。……雕檐映日,画栋飞云。绿栏杆低接轩窗,翠帘拢高悬户牖。吹笙品笛,尽都是公子王孙;执盏擎杯,摆列着歌姬舞女……这陈三儿引经济上楼,到一个阁儿里坐下。便叫店小二连忙打抹了春台,拿一副钟儿,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饭来摆着,使他下边叫粉头去了。”^[2]看来,当时的一些高级酒楼还备有娼妓、歌女,弹唱陪饮,以助酒兴。时人曾载:“唐妓女,歌曲酒楼,恍惚与今俗类”^[3],还说:“西北士大夫,饮酒皆用伎乐”^[4],可见小说所写属实。

除了有弹唱陪饮之外,明晚期日常饮酒还常伴有掷色、投壶、行酒令之类的娱乐活动。何良俊称:

余处南京、苏州最久,见两处士大夫饮酒,只是掷色,盖古人亦用骰子,唯松江专要投壶猜枚。夫投壶即开起坐喧哗之端矣,然恐昔日祭征虜之雅歌投壶,未必如是。猜枚乃藏阄射覆之遗制,既损闲心,而攘臂张拳,殊为不雅。^[5]

陆容也记述:

近时投壶者,则淫巧百出,略无古意。如常格之外,有投小字、川字、画卦、过桥、隔山、斜插花、一把莲之类,是以壶矢为戏具耳。^[6]

《金瓶梅词话》中对饮酒时所行各类游戏也有描写。比如投壶,第十九回,西门庆与应伯爵等人在李桂姐家,“姐儿两个在旁陪侍劝酒。良久,都出来院子内投壶顽耍。”^[7]第二十七回,西门庆对潘金莲说:“咱两个在太湖石下,取酒来投个壶儿,吃三杯。”之后又到葡萄架旁,“西门庆与妇人对面坐着,投壶耍子:须臾过桥、翎花倒入、飞双雁、登科及第、二乔观书、杨妃春睡、乌龙入洞、珍珠倒卷帘。投了十数壶,把妇人灌的醉了。”^[8]又如猜枚、掷骰行令,《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写吴月娘及其它侍妾陪西门庆掷骰猜枚行令,观之大概可以了解当时吃酒行令的全过程:

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谱上饮酒: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名,合《西厢》一句。”月娘先说:“擲个六娘子,醉杨妃,落了八珠环,游丝儿抓住茶蘼架。”不遇。该西门庆掷,说:“虞美人,见楚汉争锋,伤了正马军,只听耳边金鼓连天震。”果然是个正马军,吃了一杯。该李娇儿,说:“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惊散了花开蝶满枝,只做了落红满地胭脂冷。”不遇。次该金莲掷,说道:“鲍老儿,临老入花丛,坏了三纲五常,问他个非奸做贼拿。”果然是三纲五常,吃了一杯。轮该李瓶儿掷,说:“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昼夜停,那时节隔墙儿险化做望夫

[1]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建酒楼”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68页。

[2]《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三回,《王杏庵仗义赈贫,任道士因财惹祸》,第1288-1289页。

[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5,《庄岳委谈(下)》,载《四库全书》子部8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8页。

[4]《四友斋丛说》卷18,《杂记》,第160页。

[5]《四友斋丛说》卷33,《娱乐》,第299页。

[6]陆容:《菽园杂记》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0页。

[7]《金瓶梅词话》第十九回,《草里蛇遯打蒋竹山,李瓶儿情感西门庆》,第217页。

[8]《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第319-320页。

山。”不遇。该孙雪娥,说:“麻郎儿,见群鸦打风,绊住了折足雁,好教我两下里做人难。”不遇。落后该玉楼完令,说道:“念奴娇,醉扶定四红沉,拖着锦裙裾,得多少春风夜月销金帐。”正掷了四红沉。月娘满令,叫小玉:“斟酒与你三娘吃。”^[1]

第四十三回,陈经济与其他伙计、下人等八人,“猜枚饮酒。经济道:‘你们休猜枚,大惊小喝的,惹后面听见。咱不如悄悄行令儿耍子。每人耍一句,说出的免罚,说不出罚一大杯酒。’”^[2]第三十五回,西门庆与应伯爵等帮闲饮酒。应伯爵道:“这等吃的酒没趣,取个骰盆儿,俺们行个令儿吃才好。”骰盆取来,“伯爵见盆内放着六个骰儿,即用手拈着一个,说:‘我掷着点儿,各人要骨牌名一句,见合着点数儿。如说不过来,罚一大杯酒,下家唱曲儿。不会唱曲儿,说笑话儿,两椿儿不会,定罚一大杯。’”^[3]这是将掷骰、行酒令与说唱相结合,可见当时饮酒时的娱乐活动相当丰富多彩。

中国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饮酒是明晚期日常饮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每天饮什么酒以及如何饮酒,既是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志,也反映出人们所处时代文明或者文化的基本特征。明晚期小说《金瓶梅词话》中有关饮酒的描写非常丰富,对这些内容进行梳理,我们发现,明晚期好酒之风体现出当时的日常饮食生活已由明初的节俭朴素转向丰盛奢侈,日常生活中饮酒的次数越来越多,所饮酒的品种日益新奇多样,所用酒器也日趋精致奢华,人们竞相以此显示排场,炫耀财富。很多有识之士对于明晚期日益铺张奢侈的饮食风尚甚为忧虑,极力主张日常饮食应该节约,宴会尤当从简。“一日范中方太卿设客”,何良俊“极言今世用櫟架增高与竞相崇饰金玉酒器之非”,建议范中方“陈设除去此等,果子用竹丝合散置数枚,行酒皆瓦盏,虽罚觥亦用新瓷爵”^[4]。虽然事后何良俊认为范中方“勇于从善”,但是当时席间的情形是,宾客们入席后都对宴会的简朴感到很惊讶,并且多多少少因为觉得自己被怠慢了而有些不愉快。可见当时仅以个人微薄之力实在难与追求奢华、互相攀比的社会风尚相抗衡,所以也只能无奈地感叹“风俗溺人,难于变也,尚矣”^[5]。

〔责任编辑:平 啸〕

The Customs of Drinking Win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Novel of *Jin Ping Mei Cihua* of That Time

Huang Yilan

Abstract: People liked drinking win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ith the increasing living standard. There is much description of these customs in *Jin Ping Mei Cihua*. This kind of customs show a shift to richness and luxury in daily life from frugality and thrift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Many men of insight were very worried about it and tried to advocate thrifty, but their advocacy had unremarkable effects.

Keywords: *Jin Ping Mei Cihua*; the late Ming Dynasty; customs of drinking wine

[1]《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应伯爵替花勾使》,第251页。

[2]《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三回,《为失金西门庆骂金莲,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第528页。

[3]《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五回,《西门庆挟恨责平安,书童儿妆旦劝狎客》,第428-429页。

[4]《四友斋丛说》卷17,《史十三》,第150页。

[5]朗瑛:《七修类稿》卷21,《辨证类》,“酒钱元俗”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